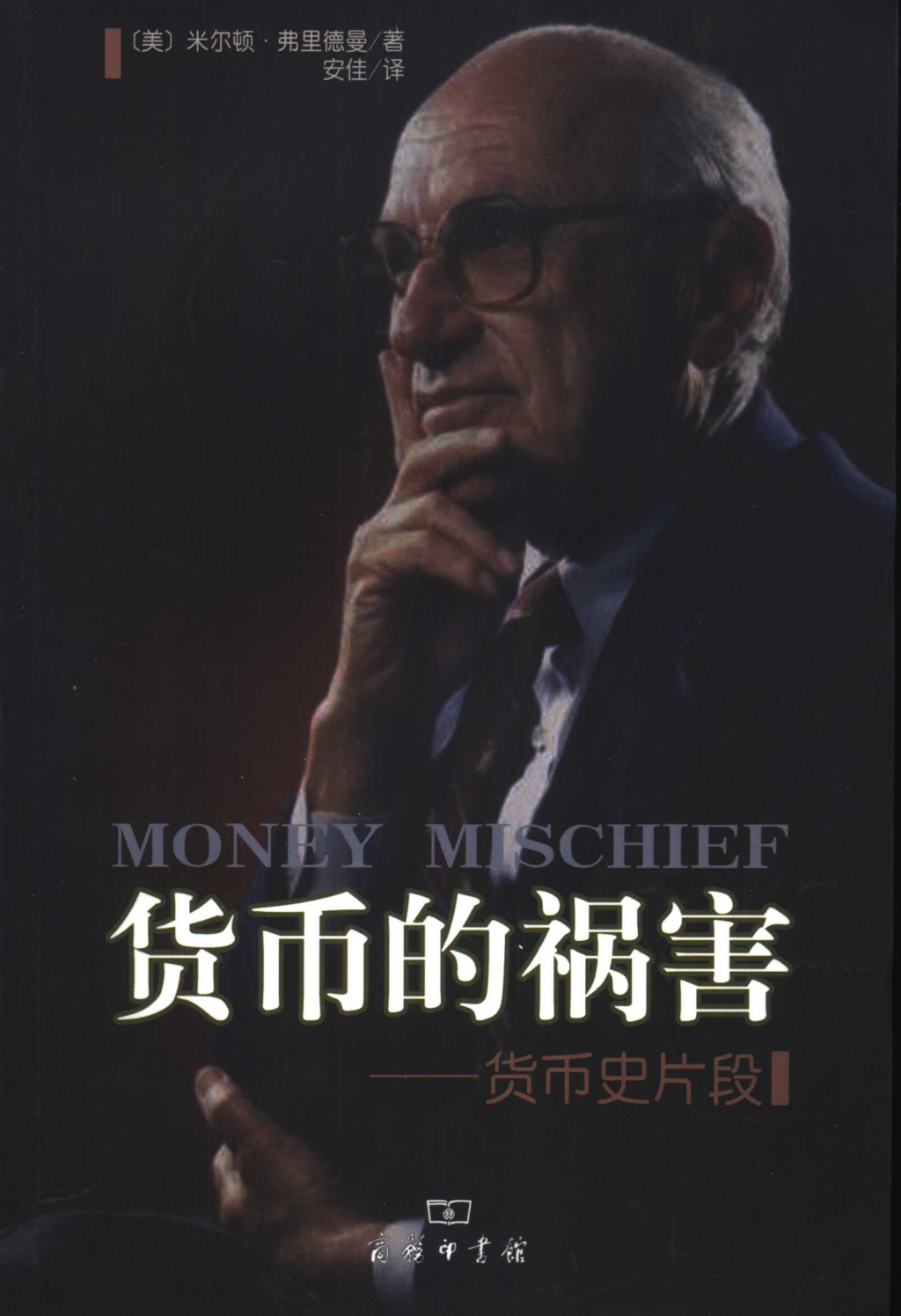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安佳/译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Milton Friedman, an older man with glasses, resting his chin on his hand in a thoughtful pos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MONEY MISCHIEF 货币的祸害

——货币史片段■



商务印书馆

货币的祸害

——货币史片段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
安 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美)弗里德曼著;安佳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938-5

I. 货... II. ①弗... ②安... III. 货币史—世界
IV. F8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04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UÒBÌ DE HUÒHAI

货币的祸害

——货币史片段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

安 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938-5/F·614

2006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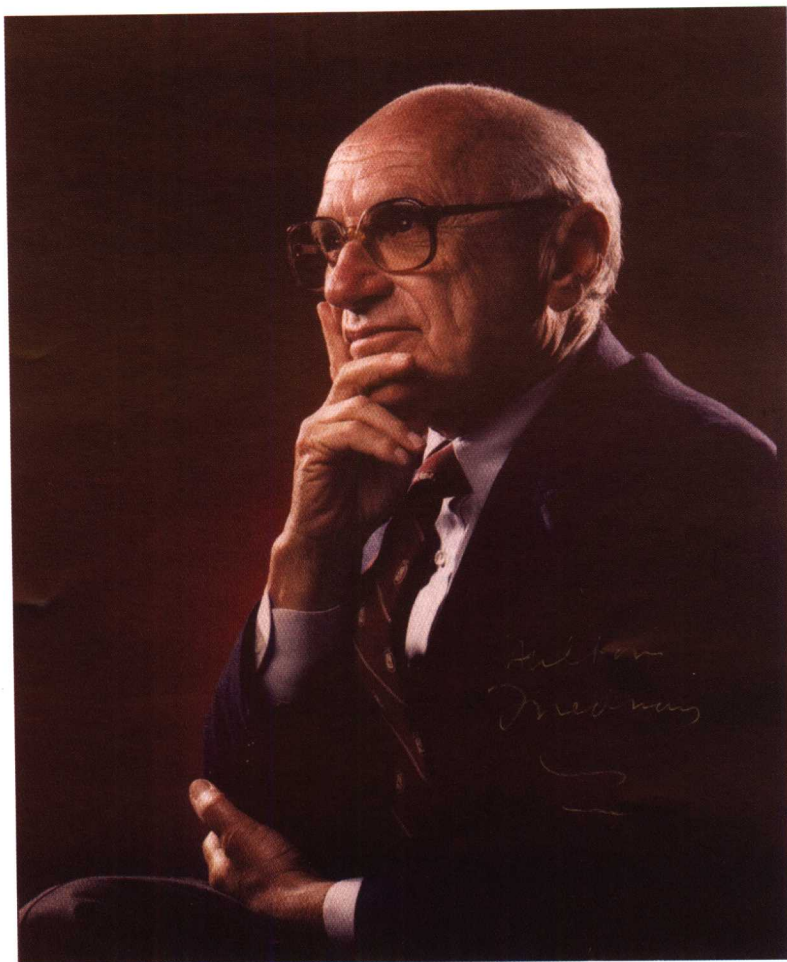
印张 8 1/2 插页 1

定价: 18.00 元

■ 作者简介：

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他与夫人及长期合作者罗丝·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享誉世界。

责任编辑：程秋珍
封面设计：商务印书馆 美编室



作者签名照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石币之岛	7
第二章 货币之谜	12
第三章 1873 年之罪行	53
第四章 一个非真实的检验:对 1873 年后继续复本位制的 效应的估算	80
第五章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及氰化法	102
第六章 复本位制再检讨	122
第七章 富兰克林·罗斯福,白银,以及中国	151
第八章 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治理	182
第九章 智利与以色列:相同的政策,相反的结果	225
第十章 纸币不兑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	238
第十一章 跋	249
参考文献	254
索引	263
译后记	274

前言

ix

在我几十年研究货币现象的过程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注意到，货币制度中有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常常会引出一些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但却无法预期的结果。

我在早先出版的《最适货币数量》(*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一书的前言中说过：“货币理论就像一座日本式花园。花园的整体美来源于花园的多样性；表面的简单之中隐藏着复杂的实体；厚重的景观则叠化在表象之下。如果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如果我们从容但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充分领会这两个方面的妙处。复杂与简单两个方面都有一些可以独立于整体之外让人欣赏的东西，但对这些东西有了充分的认知，也只不过是对其整体的部分了解罢了。”

适用于货币理论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货币史。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看，货币的构成显得有些怪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货币又只不过是我們不常见但又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同的形式，就好像它们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样。本书的第一章就使用了一个鲜明的例证：石币与金币是如此之相同，你甚至可以在同一个采石场找到它们。

我希望，我能在短短的第一章中，用例证来说明，我是如何通 x

过一些迷惑人的表面现象来讨论货币现象的,我希望这样能引发读者阅读本书的兴趣。第二章则用简单的术语概述了货币理论的精髓。这一章为我们领会随后阐述的一些历史事件提供了理论背景。

接下来我用三个章节讲述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区区小事却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及完全意想不到的效应。第三章讲铸币法中删掉的一句看似简单的话,是怎样对美国几十年的经济与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四章则为这些结论提供了经验支持。第五章说的是两个默默无闻的苏格兰化学家的工作,如何毁掉了 19 世纪最引人注目但最少受人称赞的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总统前程的。

分析完这些历史片段之后,第六章研究的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复本位制的问题。最近有位学者说过,复本位制引发了“1860 年代中期到 1890 年代中期经济学家中最激烈的理论讨论,以及文明世界中对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辩论”(Roccas,1987,第 1 页)。

我在第六章中指出,对作为货币体制的复本位制之优缺点的传统认识,有很严重的错误。我的重点集中在复本位制与单本位制的比较。我在这里并不是主张,在当前的条件下,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应该设法建立复本位制。实际上,这样的尝试完全与我的信仰相冲突,(正如沃尔特·白芝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指出的)与猛长*一样,货币体制也在发展,它们无法也不可能

* Topsy,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人物。——译注

重新(*de novo*)构建一次。但是,正如“1873年之罪行”这一例证所说明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用审慎的行动来改变或影响它,这就是为什么对货币现象的理解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的原因。

接下来的四个章节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许多相同的事件进行的讨论。

第七章返回来讨论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美国1930年代白银收购法案的后果。这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为了安抚西部几个州的参议员所作出的决定,竟然以一种可以测定的方式,对遥远中国的共产主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这一系列事件本身是清楚的,而且不会遭人误解。对于那些对基本的货币理论有所了解的当代观察者来说,早期采用的措施也很明白。

美国白银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这是在过去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毁掉了无数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的弊病。第八章研究的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对策,我在这一章中使用了从一系列国家收集来的历史数据,用这些数据阐明一个核心观点:通货膨胀永远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第九章是对货币变动效应的偶然作用(*role of chance*)的一个证明。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完全在智利和以色列政策制定者的影响范围之外——使某些国家中的政策制定者成了反面人物,但在另一些国家又使另一些政策制定者成了英雄。

第十章对世界范围内的现行货币体制,即一种史无前例的货

币体制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分析。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 1971 年中止了美元与黄金的最后一丝脆弱的联系之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任何一种主要货币与商品有任何联系的现象。现在,每一种货币都成了不兑现货币,货币所依赖的,只是政府的权威或认可。

最后一章是后记。我在后记中根据前面数章对货币史上种种事件的研究,总结出了几条教训。

本书只是稍微窥视了货币这个广袤无垠而又神奇迷人的花园。自从人类发现,人类非常有必要将买和卖的行为分别开来之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这座花园花开花落绵延不断,而且,自从有人认为,为了某种东西而出售产品和服务更为可靠之后,这件东西,即他并不打算消费或在生产中使用,只打算用做一种手段,作为买卖想要消费或想要在生产中使用的产品或服务的手段 of 这件东西,就成了我们称之为货币的“东西”。这件东西有数不清的物质形式,有石头、羽毛、烟叶、贝壳,还有铜、白银以及黄金和纸张及会计账簿。谁又知道未来的货币是什么呢?会是计算机键盘吗?

本书的某些章节原来曾经发表过:第三章和第四章曾经刊登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 年 12 月号)上,第六章刊登在《经济展望杂志》(1990 年秋季号)上,第七章刊载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92 年 2 月号)上,第十章则发表在《日本银行货币与经济研究》(1985 年 9 月号)上。我非常感谢这些杂志慨允我再次发表这些文章。第八章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丝·弗里德曼合著的

《自由选择》(1980)第九章的修订本。为了避免章节之间的重复,也为了使章节之间具有连贯性,同时还考虑到社会对已出版文字的反应,我对早先的文字也稍微做了一些改动。

我从许多朋友的知识与建议中受益颇丰。我已在相关章节的注释中,就他们对这些章节的贡献,一一致谢。我尤其要感谢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她是我在货币问题研究上的长期合作伙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有需要,她总是对我伸出援手。我还要感谢一直担任我秘书和助手的格洛丽娅·瓦伦丁,她对我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做过无法估价的背景研究,她耐心地为我在打字,再打字,一遍遍地修订稿本,以保证所有的参考文献都准确无误,而且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她的帮助,哪怕是下班之后,她总是随叫随到。

之前,威廉·乔瓦诺维奇曾经对我另外两本书贡献良多,一本是我和我夫人合著的《自由选择》,一本是《现状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对后一本书他尤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另外,我和读者们都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马丽安娜·李,还有那位老练的文字编辑,他纠正了文稿中的许多用词不当之处。

胡佛研究所在前后两任所长 W. 格伦·坎贝尔以及约翰·雷西安的领导下,为我提供了称心如意的工作时间安排,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让我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并尽可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切条件。

我把自己最为真挚的感谢放到了最后。除了我的梦想之外,我有幸找到了我的伴侣罗丝·迪瑞克特·弗里德曼,自从五十九

年前我们初次相识以来,她一直使我生活得充实而多彩。我无法说清她为本书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因为她是我的身体的和智性的原动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91年7月5日

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

第一章 石币之岛

3

1899年到1919年,太平洋上密克罗尼西亚的加罗林群岛还是德国的殖民地。群岛的最西端是瓦普岛,或称为雅浦岛,当时,这个岛上的人口大约为5000到6000人。

1903年,一位名叫威廉·亨利·福内斯(William Henry Furness III)的美国人类学家到这个岛上住了几个月,后来他根据这个岛上居民的风俗和习惯,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他肯定是对这些岛民所实行的货币体制印象深刻,所以他给自己的书起名叫《石币之岛》(*The Island of Stone Money*, 1910),我也按照他的书名,给我的第一章起了这个名字。

因为该岛不出产金属,他们的资源就是石头,他们的劳动都耗费在搬动石头和磨制石头上了,石头就像文明社会里的所有物和铸币一样,是劳动的代表物。

他们把自己的这种交换媒介称为费(*Fei*),费是由大而坚硬、厚重的石轮组成,石轮的直径从1码到12码不等,石轮的中央有一个孔,这个孔的大小随石轮直径大小的不同而不同,人们可以在孔中插入一根杆,这根杆要符合孔的大小,而且要结实,这样才能负得起石轮的重量,便利搬运。这些石头“硬币”[是在离这个岛400里远的另一个岛上找到的石灰岩石], 4

最初是由一些敢于冒险的当地探险人，在这个岛上开采并打制，然后再用独木舟和木筏运回雅浦岛的……

这种石币值得说道之处在于——石币的拥有者完全没有必要减少自己的拥有物。在做成一笔交易之后，如果这笔交易所涉及的费太大，大到无法便利地搬动石币的地步，石币的所有者会很乐意接受单纯的所有权认可，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费累去做个标记来表明这种交换，石币仍然静静地躺在以前那位拥有者的地头。

我有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名叫法图玛(Fatumak)，他曾经肯定地告诉我，他们村子附近有一户人家，这家的财富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他家的财富得到了每个人的认可——然而，没有一个人甚至这家人自己，亲眼看见过或触摸过这笔财富。这笔财富是一块巨大的费，这块费的大小是通过传说而众所周知的，而这个传说已经传了两三代人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这笔财富一直躺在海底！很多年以前，这家人的一位先祖，在探险寻找费之后，获得了这块大得出奇并极具价值的石头。这块石头后来被搬到了木筏上，准备运回家来。木筏行到半途中的时候，海上起了风暴，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这群人砍断了木筏的缆绳，任其漂流，石头也因此沉入海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些人回家后，所有的人都证明说，费的体积极其巨大，质地尤其优良，石币的丢失也不能怪罪于拥有者。于是从那时开始，所有的人都从心底里承认，石头落入海中只是一个意外事故，这事故太小，小得值不当一提，离岸几千码的海水影响不了石币的买卖价值，因为石头已

经凿制成适当的形式了。因此,这块石头的购买力依然存在,就像在人们的视线中毫发无损地躺在拥有者的家里一样……

雅浦岛上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因此,岛上没有可以行车的道路,但岛上一直有几条清晰可辨的道路连接着各个居住点。1898年,德国政府从西班牙人手中买下了加罗林群岛后,获得了这个群岛的所有权,当时,岛上的这些道路或公路的状况非常差,有几个地区的首领得到通知,让他们必须把道路修好,而且要维护好。但是,用大块的珊瑚胡乱铺就的道路对赤脚走路的当地人来说,非常适宜。所以,这个命令反复重申了多次,仍然没有人在意。最后,德国统治者决定向抗拒命令的地方首领征收罚金。但是,用什么形式来体现这笔罚金呢?——后来,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一个人,走遍了那些抗拒命令地区的每一家石屋(*Failu*)和公共聚会场所(*Pabai*),去收取罚金。到那儿之后,这个人只需在—批最有价值的费上用黑色画一个十字,表明这块石头已经被政府征收了。这个办法真的很神,那些愁苦的贫苦民众马上就修好了连接岛屿两端的道路,而且修得很齐整。现在,这些道路看起来就像公园里的车道一样。然后,当局派出了几位办事人员,擦掉了画在石头上的十字。一眨眼的功夫,罚金抵消了,幸福的“石屋们”又重新获得了他们的资本所有权,并尽情享受着自己的财富。(第93页、第96—100页)

跟我一样,普通读者对此事的反应一定是:“这些人真傻,怎么这么莫名其妙?”然而,在我们尖刻地批评这些天真的雅浦岛民之前,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对于这件事,岛上

的居民们可能也会做出与我们相同的反应。1932—1933年，法兰西银行害怕美国不再钉住金本位，不再按一盎司黄金兑换20.67美元的传统价格兑换黄金。于是，法兰西银行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它存在美国的大部分美元资产，转换成黄金。为了避免将黄金装船从海上运走，法兰西银行要求联邦储备银行把黄金存到

6 法兰西银行的会计账簿上。作为一种回应，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来到了金库，将与那笔资产等量的金锭放入了另外几个抽屉中，并且在这几个抽屉上贴了标签或是做了记号，以表明这个抽屉里的东西是法国的财产。这样，这些抽屉就像德国人在石头上做标记一样，也有可能“用黑色笔画一个十字”来标记。

后来的结果是，财经报纸用头条报道了这件关于“黄金的损失”以及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威胁等等诸如此类的消息。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减少，法国的黄金储备则在增加。市场认为美元走软，法郎走强。这种因法国向美国兑换黄金而造成的所谓黄金流失，是最终导致1933年银行业恐慌的众多因素之一。

联邦储备银行的看法，即由于在自己的地下室里的抽屉上做了一些标记，美元就处于一个疲软的货币地位，与雅浦岛民的看法，即由于别人在他们的石币上做了一些记号，他们就变得比以前穷了，不是异曲而同工吗？或者说，在法兰西银行的看法与雅浦家族的信念之间，即由于3000多英里以外的一个地下室里数个抽屉上的标记，法国的货币地位即增强了，与由于数百英里以外的水底下的一块石头，雅浦的家族就富裕了的看法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吗？就此而言，有多少人会对我们认为现存的构成自己财富的大多数东西，具有实实在在的确切的把握？我们所拥有的多数似